



人生憑闌處

合唱記

「我們要排練一首大合唱，在迎新春的活動上表演……」我的話音未落，培僑中學的兩個同學便把腦袋搖得如撥浪鼓。我鼓勵他們講一講內心的真實想法。A同學說：「我又不可能是領唱，憑什麼要為那些領唱的學生做背景板？」B同學說：「我們去參加迎新春的活動，是可以領取紀念品，不參加合唱，也一樣可以領東西、有好處，憑什麼還要做更多的事情？」我微微地蹙了蹙眉，卻沒有說更多，我想到了自己的學生時代——

從小學到中學，我一直都是學校合唱團的成員，既做過「背景板」，也做過領唱，唱過的歌曲也是五花八門。印象最深的，是《黃河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國》。不論唱哪一首歌，在大合唱中擔任這樣的角色，哪怕只有一兩句的唱詞，我都很愉悅，因為我的全身心都在歌曲裏面——黃河水的咆哮，人民的吶喊，民族的呼喚，乃至「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深深眷戀。每唱一次，我都覺得自己的思想得到了昇華、情感得到了表達。這或許就是藝術的熏陶，滋養了年幼的心。

而現在，我們的社會，陷入了一種怪圈：不論是家長還是學校，都知道要讓孩子們學一樣樂器、學一門體育運動，殊不知「技」的掌握是形式，本質應該是通過這些令孩子們在人文精神和人文底蘊上有積累和提升。聽說，有不少慈善機構，十分熱衷於給大大小小的學校提供各種以FLY為名的體藝計劃，但卻很少有人關注，這些技藝掌握的背後，學生的人文修養到底幾何？在功利主義面前，是不是有一種文化自信的底氣和無私無畏、捨我其誰的氣節？

一聲嘆息之後，我把這兩個同學的名字，從我的作家班名冊裏，輕輕地刪去。



他鄉港聲

梁家偉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劉征

大仲馬的小說《三個火槍手》有一個非常經典的開場，說的是從外地來到巴黎謀生的年輕男子達達尼昂，意外看到了自己的仇人，便奮力去追。結果卻接二連三撞到了人。於是，他就有了3場決鬥。沒想到，和他決鬥的這3人還是朋友，在第一個人來跟達達尼昂決鬥的時候，另兩個人也作為見證人被邀請前來觀戰。不過，這場決鬥並沒有真的發生，這時候來了一隊列兵，宣布了國王禁止決鬥的禁令。

故事發展至此，倘若就完了，也就無所謂什麼3個火槍手了。既然這3個火槍手要用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引出場，那也就是說，這4個人實際上是要成為朋友的。果不其然，那隊列兵的出現其實並非路過，而是故意來找茬，他們都隸屬於3個火槍手的對頭——紅衣大主教黎塞留，就是法王路易十三時期權傾天下的那一個。兩廂一言不合，便即動起手來，而這4人也因此成了朋友。尤其是達達尼昂，他的身手十分了得。

於是，我就想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作者



潘金英

小年夜飯小確幸

國際巨星周潤發（發哥）一向親民念舊，近日宴請昔日電視台外景組近百名舊同事到酒樓聚餐，此事上載在小小紅書，當晚聚餐花絮照片和網民分享，我看了很有感觸共鳴。

發哥行山到觀音花園，曾經在我家和我合照，我妹夫阿龍曾邀他和一眾巨星（蕭芳芳、何紫、張灼祥等）拍名人講故事錄影集，明珠是策劃負責中間聯絡，她說發哥那輯講美國童話牛仔阿標，標青受歡迎。阿龍和發哥同一期相識於電視圈，友情滋潤迸發火光，光影下難得英雄所見略同，為孩子做出好作品，因為會世代傳延，感恩發哥支持。

發哥戴黑色鴨舌帽現身，年已七十不見老態，依舊神采飛揚，我感覺他的福氣，有好妻多粉絲，得萬千觀眾寵愛，幸福呀！我亦有幸讀了何達及村上春樹，理解行山跑步健體益腳，住山居後覺得對身心受用，人宜靜坐常思己過，閒來多做義工關愛社群。

人生活中必有風浪時，平凡日子都是日常雞毛蒜皮瑣碎事，但有點「小確幸」就能苦中作樂，崎嶇中走出花徑來了。人要自己去發現生活的真善美，用心發掘隱藏的愉悅，正如莫言說得好：見招拆招，活在當下，你會找到屬於你的一份快樂。喝到好龍井，閱賞了創意富啟發的書，看到好電影，一睹郭



●家人團年。網上圖片

委員履職 東城悟道

「文化數字分身」，能夠24小時以多語種、生動的人格化語言與全球遊客互動，那將是何等景象？

更進一步，我提出了「氛圍編程」（Vibe Coding），通過AI自動化工作流（AI Automation Workflow），將東城的非遺文化與民族團結的感人瞬間，快速轉化為極具視覺衝擊力的短視頻與交互場景。這不是技術的堆砌，而是一種「心力」的傳遞。在「九紫離火運」的文化大勢下，通過科技手段讓古老智慧「活」起來，才能潛移默化地增強各族同胞、港澳台僑及國外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正當我思索科技與信仰的結合點時，1月初在京城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學（宗教學）博士李務起兄的一晤，給了我極大的學術滋養。他贈予我親筆簽名的著作《祖國的多「神」之島》。他在書中提出的「文明文化蛋」模型，簡直是理解民宗宗教題材的一把「神鑰匙」。

李兄將價值觀、宗教、真理比作「蛋黃」，將歷史、法制比作「蛋白」，將科學邏輯比作「蛋殼」。讀罷此書，梁某深感震撼。台灣的宗教文化與民間信仰，絕非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李兄筆下那顆跨越海峽、歷經歲月而不變的「蛋黃」內核。

我常說的是「以京為元，以港為變」，而在李兄的研究中，我看到了「以陸為根，以台為延」的宏大邏輯。媽祖的香火、關公的春秋、儒釋道的混元，這些是台灣同胞的「精神避風港」，更是兩岸同胞心靈契合、血脈相通的



●東城區政協「我們是一家人」委員風采展示。作者供圖

草莽英雄

為了最終的這個結識，前前後後安排了不少情節，甚至於那個仇人，儘管後來他也出現過，但在此處，顯然並非一定要出場。大仲馬這樣安排，自是為了這場結識。因為，你會發現，這個年輕人一見仇人就衝了出去，卻幾次三番都被攔住了，而他竟然也就像沒事人一樣和這幾個人鬥起嘴來。連讀者都禁不住要問：「難道你就不怕那個仇人跑了嗎？」果不其然，那個仇人就不見了。但這不重要。這個小伙子在上述的機緣巧合之下，因為結識了一班朋友，他便迅速地在巴黎扎下了根。畢竟，朋友在哪裏，生活就在哪裏。

這樣說起來，大仲馬當初設定的那個叫做仇人的目標其實在此充當了一次道具。他的出現，就是為了作為線索去引出火槍手們的相遇，以及這位外地客在巴黎的生活。當他的使命完成之後，他就隱身了。可以想像，這位新來者將會迎來多麼輝煌的明天。他的這3位朋友，說巧不巧，完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有了這幾個朋友，再加上自身劍法非凡，何愁不能建功立業。

這就讓我想起了金庸的小說，向來也有不

少奇遇。一個張無忌，本來中了玄冥神掌，都要死了，卻鬼使神差地掉入一個密道，學會了九陽神功。而另一個段譽，則在無意之間學會了凌波微步。這些奇遇，都是無目的的，因而顯得十分奇妙，近乎浪漫了。或者說，一切的奇幻，倘若拉開了快意恩仇的序幕，它們無一例外，都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如此說來，四大名著竟全都是浪漫的。

一部夢境、一部江湖故事、一部偽裝成史詩的英雄全傳，還有一個神話。而3個火槍手的這一開幕，就像劉備的桃園三結義、西遊記的師徒相聚，梁山泊的108將，還有不斷來人的大觀園，是名場面來的。

這麼說起來，浪漫主義就是意氣用事，其中少不了友誼和愛情。目標在這裏都是用來被打斷，而不是為了去被完成。倘若說，這些人竟也執著於某個目標，就像3個火槍手那樣去破案，那是為了營救自己的朋友。而不像正統世界當中的目的性，都要服務於功業、財富和地位。或者換個視角，這些浪漫主義的人都是一群被流放的人，也正因如此，他們才看起來充滿激情。



潘國森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簡稱「全運會」。去年底剛圓滿結束的是第十五屆，簡稱「十五運」。因為是首度由廣東省和港澳兩特區承辦，又稱「粤港澳全運會」。舉行期間帶旺了港澳旅遊業務，看來體育運動真可以推動經濟內循環和提高各地人民的鄉土情懷。去年省級足球文旅活動的「蘇超」、「湘超」都叫兩省鄉親熱情高漲。

中國向來都是國際體壇的「大豪客」（Big Spender），在全球掀起針對中國的什麼貿易戰的大環境下，中國人還是把過去花在體育運動的開銷都用回自己家來得划算和合理。國足無緣2026年世界盃，但是我們差不多每省都有「省超」，技術水平或許與國際頂級賽事仍有巨大差距，但是觀賞度卻極高而且符合中國球迷的口味。球迷看足球最喜歡看到大量所謂「世界波」的悅目入球。「省超」小將如果去到頂級國際賽，很可能在起腳攻門之前，已給第一流的後衛攔截破壞而不容易重複那些禁區外遠射或倒掛金鉤。「省超」重用小將，過去許多國際球王在二十出頭甚至十來歲已經顯露出在球場上屬於王者級

全運會宣傳語

的統治能力。

今回粵港澳全運會出現了一項奇怪的小插曲，廣州方面出爐了中英夾雜的宣傳語句，兩個英文字「Hi」（招呼用的擬聲詞）和「Young」（年輕）合起來念，就叫粵港澳珠三角大灣區的鄉親父老、叔伯兄弟都坐不住了。兩字連讀非常礙耳，與廣府方言詞中比較難於啟齒的髒話像真度九成以上。省城網民間的輿情為之沸騰，有關方面亦「從善如流」，將這個讓鄉親深感「抬棺材甩褲」（歇後語：失禮死人）的用詞迅速打包下架。「賽後分析」，這宣傳口號可能是出自粵語不靈光的外省朋友創作，也有可能是廣府小孩大玩擦邊球來「圖個熱鬧」。

近年我們老一輩廣府人都感到時下年輕小孩於大庭廣眾間滿嘴髒話愈來愈自然。潘老頭老矣，有點追不上這股時代的逆流，深恐香港與廣州要競逐中國「粗口之都」的地位。經過此番「Hi Young」事件，方才得知省城鄉親對於說髒話一事還是識大體、懂分寸的。粵方言的髒話在中國芸芸方言中，算是第一等的靈活生動，俗文化可以保留、也應該保留，但絕不應過度提倡。



余似心

大家總有些朋友，忽然發覺久未聯絡，沒有一點消息，便有點擔心。我曾對一些斷了音訊的好友傳上一句問候，對方幽默地回應：「還在！」「活着！」

在全球疫情肆虐經年的日子，多少人失去了至親好友。曾經一起走過人高山低谷的知己，一場急病就被奪走了生命……人生無常，親友忽然的失聯會叫人惶恐不安。現今世代獨居者甚多，無論什麼年紀在家失救的人還是不少。在香港平安鐘等組織是很體貼的服務，只要按鈴求救便獲協助，不久還會來一通電話問候。

內地也時興一些手機應用程式，讓在世者報到仍活着未死。那些程式用的用戶無須註冊登錄，只須填寫緊急聯絡人的姓名和電子郵件，然後每天點擊一下「簽到」按鍵，以表示未死掉。當系統發覺有人沒簽到，就會通知對方的緊急聯絡人。這類應用程式居然甚受歡迎。

為什麼這樣的程式會如此受歡迎？這是一個社會現象，根據中國統計年

未死啊！

鑑，2022年「一人戶」約佔家庭戶比例高達16.77%。而貝殼研究院《新獨居時代報告》顯示，到2030年內地獨居人口數量預計將達到1.5億至2億人，其中20歲至39歲的獨居青年將增至4,000萬至7,000萬人。

其實香港的獨居人口也愈來愈多，看政府殷切為年輕人安排不同的住宿單位，就知道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想擁有自我空間的青年不少。而作為全球最長壽地區，隨着人口老化、少子化、移民潮等因素，香港的獨居長者數目節節上升，據統計已過60萬戶了。獨居長者最害怕面對的問題是「死了無人知」，如何與獨居者保持聯繫，是我們社會的重要行動。香港人較常做的方式是安裝遙距視頻，就算遠在外地，也可以監察家中老幼或居室情況，不過對於一般的成年人就用不着了，他們不會願意被監視，相信應用程式對他們是個較易接受的保持聯繫方式。



狸美美

社媒上刷到一條人氣提問：「哪項愛好讓你極度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最高讚的首評是「談戀愛」，點讚量超過1,800。就……好的吧！尊重。而真正讓小狸有些介意的，是在餘下的2,000多條回覆中，選擇「讀書」的屈指可數。

這直接促使小狸繼續搜索了「不讀書」關鍵詞，彈出的第一個詞條是「不讀書的人生有多麼殘酷」。老懷安慰下滾屏細看，超過一半的帖子講的是「上學、升學、學歷」的重要性，原來此「讀書」非彼「讀書」啊！

既然如此，那小狸自己來談吧，來談談本格派的「不讀書的人生有多殘酷」。首先體現為感知的鈍化與世界的扁平。書籍是人類感知的延伸。如果沒有書，一個人的世界便會只局限在他腳所能丈量的地方，以及他眼所能看到的當下。不讀書的人，看見月亮，只能想到「真圓」，既無法聯想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遼闊，也無法感知「月亮與六便士」中理想與現實的撕扯。

對於不讀書的人來說，世界是扁平的、單向的。山就是石頭堆，海就是很多水，歷史就是過去死掉的人。他們失去了與古人對話、與智者共鳴的能力。這種感知的鈍化，就像明明生活在彩色世界裏，卻被鎖死在灰階中，是一種巨大的遺憾。

其次，不讀書的殘酷在於邏輯的缺失與被操控的命運。讀書不僅僅是獲取知識，更重要的是鍛煉思維。書籍，尤其是經典書籍，往往蘊含着嚴密的邏輯和深邃的思考。不讀書的人，更容易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的觀點多半是「聽來的」，情緒多半是「被煽動的」。他們分不清事實與觀點，看不透現象背後的本質。當一個人失去了批判性思維，他就成了他人思想的跑馬場。這是一種智識上的奴役——你以為你在思考，其實你只是在重複別人的口號；你以為你在選擇，其實你只是在執行大數據的推送。這種「被操控而不自知」的狀態，難道不是一種深層的悲哀嗎？

毛姆說，閱讀是一所隨身攜帶的避難所。當現實世界的暴風雨襲來時，讀書人可以在博爾赫斯的迷宮裏尋找出口，在蘇東坡的詩詞裏獲得豁達，在加繆的荒謬中重拾對抗命運的勇氣。書籍就像是構築了一個平行宇宙，讓讀書人的靈魂總能安放。至於不讀書的人，當現實坍塌時，他們往往無處可逃。

最後，也是最殘酷的一點，在於可能性的喪失。

讀書的本質，是見識不同的活法。通過閱讀，我們知道人可以為了信仰而死，可以為了真理而辯，可以活得像野草一樣堅韌，也可以像煙花一樣絢爛。書籍展示了人類可能性的千萬種樣本。不讀書的人，往往被困在「默認設置」的人生裏，以為人生只有一種標準答案：上學、工作、買房、結婚、生子、老去，從未意識到生命還可以有其他形狀。他們被周圍的環境同化，被世俗的評價體系綁架，像一顆顆標準的螺絲釘，在社會機器上運轉至磨損廢墟。這種殘酷在於，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不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楊絳先生說：「你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不讀書的人生之殘酷，在於心靈的荒蕪，在於在面對浩瀚星空時只會低頭覓食，在面對複雜人性時只會非黑即白，在面對坎坷命運時只會束手就擒。